

读书人发现系列

拉姆 著/摄

独步边疆

那些鲜有碰触的隐秘世界

南海出版公司

那些鲜有碰触的隐秘世界

独步边疆

拉姆 著/摄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独步边疆：那些鲜有碰触的隐秘世界 / 拉姆

著、摄.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7

ISBN 978-7-5442-5448-9

I. ①独… II. ①拉…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7.4 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7186 号

独步边疆：那些鲜有碰触的隐秘世界

拉姆 著/摄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 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聂 敏

特邀编辑 宋丽琴

装帧设计 周苏琴

内文制作 黑羽平面工作室

印 刷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448-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

推荐序：远行的动力

序：从黑夜开启的地方出发

云 南

消失的猎头部落	11
民间生活街子天	30
定居峡谷的老外	40
百花岭的吟唱	45
峡谷遇盗记	52
云上的日子	63
此岸与彼岸	72
夜奔独龙江	83

新疆

抢来的新娘	109
寻找布托普鲁克	129
喀什噶尔的阳光	138
混血的边城	153

藏地

相遇前世之古格	167
人神共舞的六月	181
悬崖上的阿尼	201

家园

爱与城	223
夏河·白塔·歌声	232
安多哇的生活记忆	239
家 温暖的家·新疆	244
家 温暖的家·青海	249
家 温暖的家·北京	255

推荐序

远行的动力

《华夏地理》主编 叶南

初次见拉姆，应该是在七八年前的一个饭局上。至今犹记，她当时说起几天前去了趟箭扣，晚上十点多上的山，其时长城上大雪已经没踝。在此之前我只知雪夜可以闭门读禁书，喝小酒，不料还有登临的快乐，一时间不免悠然神往。

虽然至今也没在下雪天（遑论雪夜）爬过长城，但后来曾有幸与拉姆结伴同游，最远到过伊犁。那算是一次公干，拉姆在新疆长大，地面上人头熟，带我去见了几个朋友。事情办妥之后，我回北京，拉姆意犹未尽，又独自进了乌孙山，在一个哈萨克人的夏牧场里住了几天。那时我们已经是很熟的朋友了，对她这种“见机会就上”的远游冲动早已见怪不怪。在我看来，拉姆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东西，会定期召唤她远走高飞。

后来她开始写作。有的是采访任务，有的是随心抒写的那种所谓“旅行文学”。读过几篇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拉姆正在创造一种面目相当独特的旅行文学。

旅行文学在西人的日常阅读中是一大宗品种，欧美各国的大众书店、机场车站书店都有专柜，大量供应旅行文学平装读本，其中有不少算得上是传世名著。究其缘由，盖因西人的阅读和旅行传统都非常发达。而在中国，旅

游热基本上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背包客”的出现更晚，旅行文学的出现当然也是个新兴事物。

细说起来，旅行大致可分成两种：从“地方”到“中央”的旅行，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旅行。我做这样的区分，为的是强调旅行者心态上的不同。而心态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你在旅途中能看到什么。

绝大多数朝圣之旅都是典型的“地方到中央”，比如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历代僧人求法记。这类旅行目的非常明确，求的是个印证；而大凡“朝向未知的旅行”、“考察探险”，都可算是“中央到地方”，算“填补空白”，比如《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亚洲腹地旅行记》或者《真腊风土记》这类的，它们的精神气质与朝圣截然不同，可以恺撒的名言形容之：Veni,vidi,vici（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读过拉姆的文字，相信你会同意，她是无法被归入上述两种心态的。也许因为变动不居的早年经历和复杂的身份认同，她总是本能地亲近那些“不中央”的地方的人民，并油然而生出“找到组织了”之感；也许因为生来感性，她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些她跋山涉水才终于抵达的乡村，热爱其中那些和她一样，不愿分别“地方”和“中央”的人们。而他们也把她当做自己中间的一员，倾诉，分享，托付，呵护。也正因此，她的文字常常抵达那些普通的旅行者所不能抵达的幽深之地。

在旅行中，拉姆不是没有挣扎和困惑的，这一点，拉姆自己在书里已有分说。在我看来，她的挣扎和困惑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她一再远行的动力。而真正的旅行者从来都是如此。对于读者来说，旅行文学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了：你无法踏上所有的旅程，但阅读可以带给你别人找到的答案。

序

从黑夜开启的地方出发

拉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我被一团清凉的月光惊醒，事先毫无征兆。躺在上铺，勿须坐起，勿须抬头，只需轻扭脖颈，我的脸紧贴车窗，就贴紧了眼前团月和江水的呜咽。是了，从这一刻开始我进入了怒江，在中国版图上，中国的“鸡腹”由此上升至“鸡背”。

长途夜车从汽车西站驶出昆明，便迅速没入了夜的领域，过楚雄，经下关，自保山起攀住了碧罗雪山的尾巴，开始顺势上攀。凉意从紧闭的车窗透了进来，我无意再睡，索性就看着这并非天山的明月，眺望几万里外的长风。

群山如蟒，极目苍凉，破车刚出狮泉河就不停出状况，漏油，爆胎，掉减震器，多玛开始变得模糊，叶城更遥遥无期。丰田2020以拉行李的方式塞进了九个人，我几乎完全叠坐在同伴的怀里，从罅隙里张望着尘土卷上车窗又噗噗下落，醒了又睡，睡了又醒。

“班公措——” 一个声音挤进罅隙。

是班公措。我嗅到水的味道，但我看不见湖，那个分割着西藏和克什米尔的班公措，在车窗的另一边。留给我的是钻石般坚硬的星空，凌晨两点最



高高原的星空。云层被月牙儿染亮，卢梭《波西米亚女郎》的夜空走出画面，走到东方的地平线上，再被层层雪山接住。我们被霓虹和街灯宠坏，一旦失去就惊慌失措，以为夜便是无边的黑暗。就在那一夜，终于明白了课本里学了多年的“夜色如水”。世界站在我的窗前，时间在夜中凝固。

“班公措——”我凝神谛听，在四周的鼾声里它偶尔浮出了水面，最终又沉回记忆的海底。

对铺的小兵翻了身，又沉沉睡去，蓝色吉他依然抱在怀中。在昆明候车站，他和另外三个跟他一样胸前挂了大红花的小兵站成一排，接受一位女兵的送别。虽然他们看起来如此年轻，但已复员退伍，这趟旅程会将他们送回他们的起点：贡山。客车出发后，小伙子们拨动琴弦，用某一少数民族语言唱了一曲曲调忧伤的民歌（后来我知道那是首傈僳民歌），便再无声息。我透过黑暗注视着他们：小伙子紧抱吉他，像是紧抱亲爱的姑娘。

总有故事略微掀起一道缝隙，旋即合起。新的，老的，已发生和未发生的，还有想象中的，纠缠在一起，扑棱棱飞翔在弥漫着烟味和脚臭味的空间里。

还是这样浑浊、封闭的空间，甚至比这更糟。高浓度的烟味、酒味和体味所混合的刺鼻气味，几乎令人发疯。人，更多的人，站着挤着靠着堆着叠着，在漫长的旅程中，竟然成了戈壁行进的列车上彼此唯一的热源。超载——永远是中国西部铁路的现实。

我昏然欲睡，身边的醉汉却突然抬头开始挑衅：“你，敢不敢和我打赌？”血红的眼睛闪出狼的凶光。

这个拎了两打黄河啤酒上车的醉汉，上车伊始还是个清秀的、有着琥珀

色眼睛的维吾尔族小伙子。甚至曾在上车后的拥挤中，绅士风度地保护着我。在之后两天一夜向西行进的过程中，酒是他的食物和睡眠，只有上厕所的片刻才能令他暂时放下手中的酒瓶。渐渐地，我知道他是个大学生——曾经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是他最后一次学生之旅。

酒精和长夜使他改变了方向，向我发出攻击：“我，我可以用眼睛打开酒瓶盖，你不信？不信？！”

他的嘶叫给黑夜注入强心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过来：兴奋的，木然的，好奇的，胆怯的，厌恶的，一股躁动的暗流在车厢内迅速扩散开来。他拿起一瓶酒放在深凹的眼眶下，猛地向上一撬，瓶盖落到手里。他洋洋得意：“你看，你输了。”未等我开口，忽而又放声高歌。他的声音哑哑，歌不成调，最后化作号啕大哭，人也从座位上滑落，和满地的垃圾及酒瓶滚在一处，像只落入陷阱的困兽。

凌晨四点车进哈密站，小伙子人已清醒，目光茫然，身形踉跄。道别那一刻，他告诉我已留言给我。我翻开速写本，几行漂亮的汉字不知何时写就：茕茕白兔，东奔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我扑向车窗，抠开一小块冰凌向外张望：站台灯火通明，寂寥无声，大片的雪花在站台微弱的光束里飘落。

那年我刚上大一，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期待，在雪夜里为这个不知名的异族小伙子和他的汉乐府悄悄落泪；2001年，同走新藏线的旅伴也不复联系。一段又一段旅程，一个又一个夜晚，我不过是只白兔，在行走中寻找归宿。

“检查证件，起来起来——”车灯大开，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上了车，拍打着卧床的栏杆，叫醒还在梦中的旅人。

“去哪儿？”

“六库。”

“干什么？”

“旅行。”

“现在？”

“现在。”

“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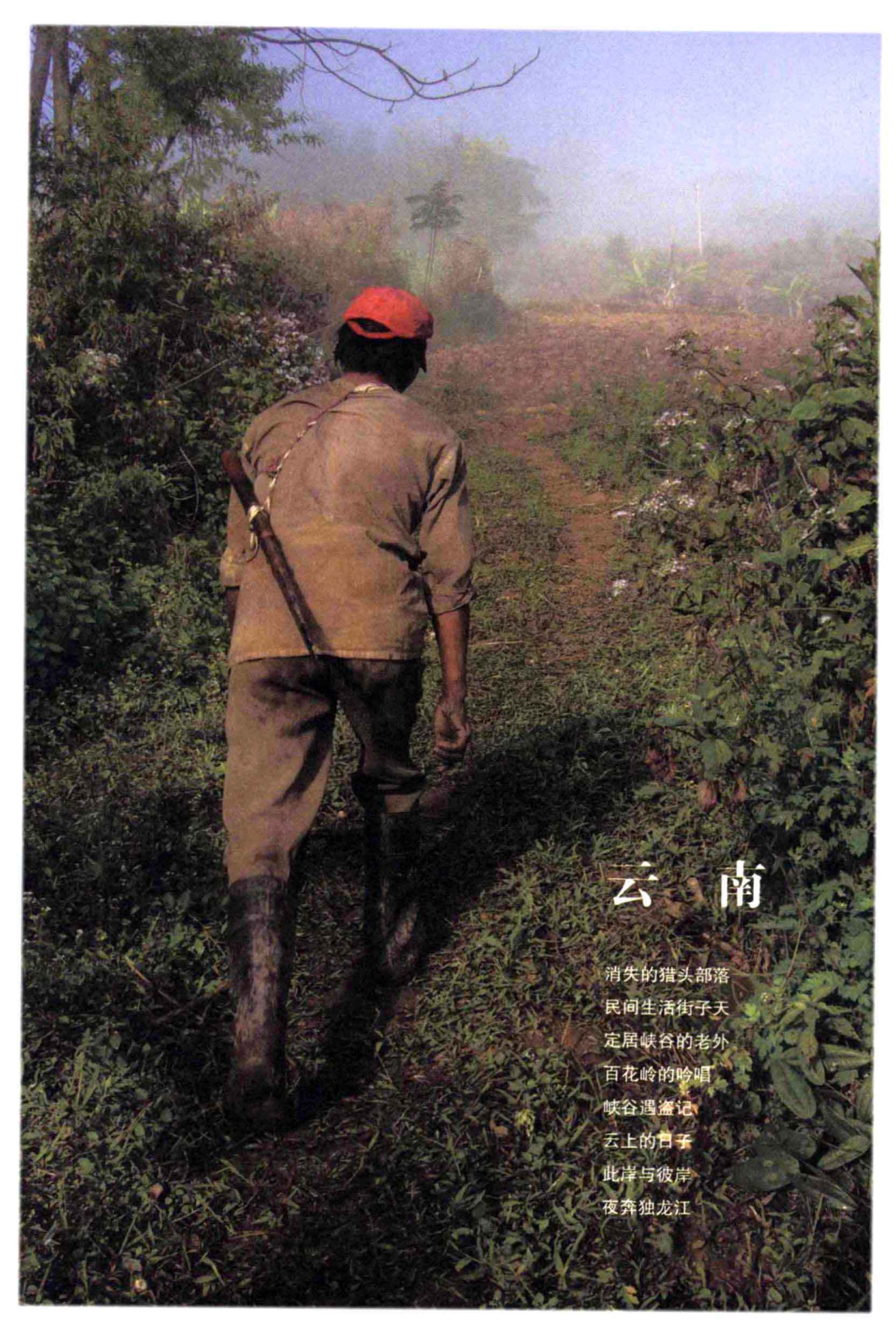
“一个人。”

边检战士拿着我的身份证对照了半天，终于松了手，继续检查下一位。我突然有些哭笑不得：难道我像个形迹可疑的毒品携带者？单身女子就不能在非旅游季节去怒江旅行？！

一刻钟后，夜车驶入六库县城，泊在通往福贡的岔路口。宫崎骏的《龙猫》中拉着小姐妹的怪猫客车，赞米基斯导演的《极地特快》中带小男孩寻找圣诞老人的极地列车停靠的不就是这种黑影憧憧，在黑暗中蕴藏着秘密的陌生街市么？！夜车将我从肚子中吐了出来，载着酣睡的旅客呼啸着继续它的旅程。我拧亮了头灯，背起背包，走进睡梦中的六库。

2010.11



A person wearing a red cap, a khaki shirt, and dark trousers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camera on a dirt path. The path is surrounded by dense green foliage and trees. The background is hazy and misty, suggesting a forest or mountainous area. The person has a rifle slung over their shoulder.

云南

消失的猎头部落
民间生活街子天
定居峡谷的老外
百花岭的吟唱
峡谷遇盗记
云上的日子
此岸与彼岸
夜奔独龙江

消失的猎头部落

鬼林

清晨，英克寨被大雾笼罩，浓重的雾气夹带着湿寒在树木与寨子之间穿行，使一切变得飘忽不定。在雾气中待的时间久了，便感觉有几分恶心和呼吸不畅。临近中午，浓雾依然不肯散去，男人们都聚集到岩山家里，商量着是否按原计划开工。今天，是岩山起新房的日子。

冬日的佺山，云海蒸腾极为平常，层层白雾从山谷升起，弥漫在山野之间，回闪在蜿蜒山路上，形成极美的风景。可英克寨位于佺山之颠的高海拔之地，即便偶尔起雾，也很快散去。今天这雾起得不祥，来得鬼祟，新房要不要按原计划起建呢？男人们的目光开始躲闪，语气也变得含糊。外人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出现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在岩山的坚持下，新屋中午时开工了。我怀疑只有半天是否够用。按佺族传统，谁家起新房全村都会帮忙，并且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否则不吉利。新房的地址选在寨子中心的空地，除了让小路消失，让寨子更加拥挤，倒也不会带来其他改变。山地起伏不定，巴掌大的平地都少见，需要人工挖高垫底，整出一块大概的平地，才能再在上面起栏杆式吊脚房。土质比想象中要



晨雾中摸索的人生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